

蔡国妹 著

闽江丛书

莆仙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Puxian Dial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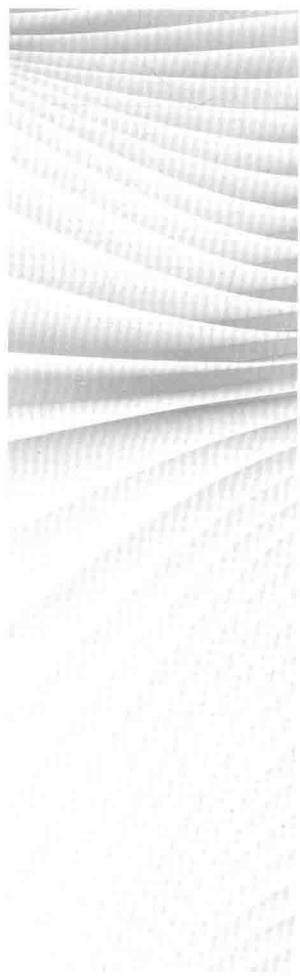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闽
江
丛
书

蔡国妹 著

莆仙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Puxian Dialect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莆仙方言研究/蔡国妹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615-6385-4

I. ①莆… II. ①蔡… III. ①闽语-方言研究-莆田县②闽语-方言研究-仙游县
IV. ①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3595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王鹭鹏

封面设计 李夏凌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mm×970mm 1/15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福建莆仙方言与粤琼闽语比较研究”（12YJC740003）的阶段性成果。

序

闽江学院的蔡国妹博士终于完成学界期盼已久的《莆仙方言研究》一书，将书稿寄给我，让我写几句介绍。

现在的莆田市包括仙游县，正是莆仙方言的分布区。自宋代的兴化军建制以来，行政上就相对独立于北面的福州府和南面的泉州府，但单纯的农渔经济造成发展上的相对落后。莆仙方言夹在闽南方言和闽东方言之间，分布范围有限、使用人口不多，却有自己的独特面貌。与南北两头的闽语次方言都有些相似，但相互可懂度大约低于一半。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以前，莆仙人离乡外出，哪怕就在相邻的泉州或福州，言语交际也很成问题。过去的福州话中有“兴化兄”一词，就是谑称说话带口音的莆仙人，颇不恭敬。这当然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区域歧视旧观念，这种不公平的歧视让出门在外的莆仙人形成一种集体的心理反弹，他们加倍地爱乡敬业，自尊自强。对内抱团，只要是莆仙人凑在一起，必说家乡话，叽叽呱呱非常热闹；但单独面对外界时，给人的印象大都是性格内向，讷讷不善言。我的几位莆仙籍朋友好像都是如此。

也是莆仙籍的蔡国妹博士却颇为不同，不仅口齿伶俐，而且说话有些急，声音频率高、语速快，正所谓“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但她学习勤奋、工作踏实、顽强打拼，同样具有莆仙风格。她在硕士阶段未学过方言学，博士阶段调整到方言学专业来，让我不免有几分担心。我让她做好延期毕业的思想准备，在第一学年接受硕士班的方言调查基本训练，同时跟其他博士生一起学习博士课程。没想到她咬咬牙，安排好自己的家庭生活后，全身心投入学习。三年后不仅按时毕业，还获得当年福建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我从本书稿中还能依稀看到她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底子，经她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打磨提升，已经俨然一部成熟厚实的学术专著。

本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描写篇”和“比较篇”两个部分。前者以莆仙方言东海话为具体描写分析的对象，详细描写莆仙方言的面貌，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个部分，基本框架是一个详细的方言调查报告。莆仙方言以往还没有发表过这样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由于东海话就是作者的母语，资料翔实丰富，学界朋友可以放心地参考使用。

后者由一组系列性专论构成。莆仙方言分布区域处在闽南方言和闽东方言的过渡带，兼有闽南、闽东方言的部分特征，又自成一格，不是简单以“混合”或“过渡”就可以概括的。如何结合闽南话、闽东话来探析莆仙话的特点，是作者多年来的努力方向，部分成果已经在语言学专业期刊上陆续发表。例如对莆仙方言“合”字句、“厄”字句的研究，对“乞”字来源和用法的研究等，都有颇为深入的分析意见，引起学界关注。本书稿将这一部分的系列研究收集在一起，互相勾连，让读者更容易看到特殊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作者对方言接触背景下莆仙方言自身演变发展规律的宏观思考。

任何地方的方言都是汉语的一种具体口语形态，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是自足的。从纯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结构特点，探讨其演变历史——都是等价的。学者从自己的母语入手，凭借头脑中丰富的语料库，往往可以事半功倍，获得丰硕成果。在汉语学界内，某地方言的知名度往往决定于其母语者对之研究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李荣的浙东温岭方言、贺巍的河南获嘉方言、曹志耘的金华汤溪方言、邢向东的陕北神木方言、项梦冰的闽西连城方言，都因此成为汉语方言学的名胜。我期待随着蔡国妹博士的学术成长，莆仙方言东海话得到更多的关注。

祝贺蔡国妹博士的《莆仙方言研究》出版。

陈晖

2016年岁末
于福州守耕堂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莆仙方言的声韵调系统 /14

第一节 声韵调 /14

第二节 声母类化 /16

第三节 连读变调 /21

第二章 莆仙方言同音字表 /25

第三章 莆仙方言语音的历时和共时比较 /48

第一节 历时比较音韵 /48

第二节 内部语音差异 /62

第三节 东海话语音的过渡性 /73

第四章 莆仙方言词汇 /77

第一节 词汇表 /77

第二节 特征词 /121

第三节 与普通话的词汇差异 /126

第五章 莆仙方言语法 /135

第一节 重叠式 /136

第二节 构词法 /144

第三节 代词 /149

- 第四节 结构助词 /166
- 第五节 介词 /176
- 第六节 副词、连词、语气词释例 /189
- 第七节 动词的体和貌 /202

第六章 闽语语法专题研究 /221

- 第一节 词头“安-”探源 /222
- 第二节 处置句及其标记“合”的成因探析 /228
- 第三节 助动词“厄” /239
- 第四节 被动句及“乞”的后期演化 /247
- 第五节 “乞1……乞2”被动句 /255
- 第六节 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法化序列 /261
- 第七节 框式结构“罔A罔B”与“来A来B” /266

第七章 闽语语音比较研究 /276

- 第一节 清边擦音ɿ /277
- 第二节 文白异读 /294
- 第三节 入声舒化 /302

第八章 莆仙方言的过渡性分析 /310

- 第一节 声母类化 /310
- 第二节 浊塞音与泥来日三母 /313
- 第三节 四呼之别 /317
- 第四节 鼻化韵 /320
- 第五节 辅音韵尾 /322
- 第六节 调型与连读变调 /325
- 第七节 形态差异和词语选择 /328
- 第八节 词义分化与语义创新 /334
- 第九节 方言接触的基本特征 /338

参考文献 /346

后记 /352

绪 论

莆仙地区位于福建沿海中部，处于闽南方言区与闽东方言区之间。莆仙地区亦即莆田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境域北连福州，南接泉州，西依戴云山脉，东南濒临台湾海峡。莆田市有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大海湾，陆域总面积4 11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2013年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达329万人。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莆田市，2002年2月进行部分行政区划调整，辖仙游县与荔城区、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4个区，另有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两个管委会。仙游县的范围与传统的仙游县基本一致，“四区”与度假区、开发区的范围即传统的莆田县。本书遵照传统说法，莆仙地区指莆田和仙游二县。

莆田市是中华妈祖文化的发祥地，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称，北宋名臣蔡襄、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即诞生于此。莆田盛产鳗鱼、对虾、梭子蟹、丁昌鱼等海产品，龙眼、荔枝、枇杷、文旦柚“四大水果”驰名中外。

根据史料记载，莆仙地区开发得相当早。据《莆田市志》记载，莆仙地区西周时属七闽地，春秋时属越国，战国时属百越，秦时属闽中郡，西汉前期属闽越国，西汉后期属会稽郡冶县，东汉后期属南部都尉侯官县，三国时期属建安郡侯官县，西晋时期属晋安郡侯官县，南朝前期属南安郡。南朝陈光大二年（568）、隋开皇九年（589），两度置废莆田县，先后隶属丰州（今福州）南安郡和泉州（今福州）。唐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县地再置莆田县，属丰州（今泉州）。唐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县西部置清源县，莆田、清源二县属武荣州（后改泉州）。唐天宝元年（742），改泉州为清源郡，清源县改为仙游县，莆田、仙游二县属清源郡。之后清源郡又改为泉州军、清源军、平海军，莆田、仙游二县亦属之。

可见,莆仙地区曾隶属于闽南地区泉州府。林连通也提到:“唐代泉州设治初期,辖晋江、南安、龙溪、莆田、仙游五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析莆田、仙游两县归兴化军……”^①宋代的兴化军、元代的兴化路、明清以来的兴化府以及现今的莆田市,其疆界大抵与莆仙话通行的范围相当。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莆仙话自宋代后就已自成一系了。

一、莆仙方言的分布

福建省内部,莆仙方言主要通行于莆田市的东片莆田县和西片仙游县,分别称为莆田话和仙游话。过去合称兴化话,现在统称莆仙话。二者差异较小,完全可以通话。市内只有南日岛浮叶村浮斗自然村通行闽南话,是莆仙地区唯一的外来方言岛。

在辖区之外,还有一些双方言区和区外方言岛。

西南边的双方言区一般处于莆仙话与闽南话的交界地带,如惠安县的南浦等;东北边的双方言区一般处于莆仙话与闽东话的交界地带,如福州市的新厝镇、渔溪镇的部分乡落。详情可查李如龙的《福建方言》^②。

一些远离莆田本土的早期莆仙方言岛,在外方言的强力冲击下已渐趋消失。如李如龙 20 世纪 90 年代记录的霞浦县大屿乡后门村、福鼎市沙埕镇澳腰村等,我们重新找到林增品先生(已 70 多岁了,是李如龙 1985 年调查的发音人林明俦先生的儿子),他们已都不会讲莆仙话,均改讲沙埕闽南话和福鼎桐山闽东话了,莆仙话的一些标记性特征已荡然无存,与本土莆仙话亦无法正常对话。

目前保留相对完好的是福鼎市太姥山镇(原名秦屿镇)东星村的莆仙方言岛。东星村是个海岛,当地人因其显七星排列,称为七星岛。这是 90 年前从莆田的湄洲湾迁移过去的,尚不足百年。受当地闽南话和闽东话的严重侵蚀,莆仙话能力随年龄呈递降分布:60 岁以上的居民是流利的三言者——莆仙话、闽南话、闽东话;40 岁左右的中年人是流利的双言者——闽南话、福鼎闽东话,有些能讲相对流利的莆仙话,有些就只会听不会说了;10~20 岁的青少年就只会讲闽南话和闽东话,听不懂莆仙话。

① 林连通.泉州方言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2.

② 李如龙.福建方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80.

2009年之后,岛上的希望小学停办,他们的子女都上岸就学,所以大部分居民都移居附近的太姥山镇,与当地的闽南话居民与闽东话居民杂居。平时他们基本不讲莆仙话,只有每年的三五月份休渔期,部分原居民才陆续回到岛上,这时大家串门聊天,用的大多是久违的莆仙话。这也是岛上居民最多的时候,可达三四百人。

总之,由于闽南话和闽东话的强力渗透,可以预计,用不了多久,东星岛上的莆仙话就会绝迹,就像澳腰话一样。

宋代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汉民的迁入和繁衍生息,莆仙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少莆仙人向广东、海南、江浙、台湾及海外迁移,莆仙方言向外流播。至今为止,分布在粤东潮汕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闽南方言区,持有祖上迁自莆田“荔枝村”“甘蔗村”的说法。他们的方言里亦保留一点莆田话的影子,如从潮州、雷州到琼州,直到现在都把桌子称为“床”,和莆田话的说法相似。而在莆田市周围,除了尤溪话把桌子称为“桌床”外,整个闽语区并不将桌子称为“床”。

由于迁移时间较早,历时较久(由唐宋至清),早期的莆仙话应该还带有明显的闽南话特征,莆仙话的特征不明显,且兴化人(即莆仙人)往往与闽南人、闽东人一起外迁,闽语内部难免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迁移过程中不断受外方言(如粤语、客家话)和当地土著语言(底层语言如壮侗语、苗瑶语)的影响与渗透,历经千年。相对弱勢的莆仙话自然无法坚守固有的特征,渐渐融入闽语的大潮里。所以学界一般把潮汕闽语、雷州闽语、海南闽语视为闽南话的分支,而非莆仙话。

二、莆仙方言的形成

语言现象本身在地理分布上的异同,是方言区划的根本依据。造成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除了语言因素本身(方言内部演变、方言借用、方言交融)之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非语言因素——人口迁移、行政区划、交通往来,莆仙方言的形成同样包括这些因素。

(一) 中原汉人入莆

莆仙话由古代中原汉语分化而来,其形成过程首先与历代人口的迁移有关,“中原人入闽可上溯到汉室楼船南征。汉武帝时朱买臣率兵南征闽越王,

部分汉兵落籍莆仙,他们第一次较大数量地带来当时的中原话。而晋代‘永嘉之乱’的所谓‘八姓’入莆,以及五代时中原人士避乱入莆,则是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原土族入莆。宋末,端宗即位于福州。这一时候,从北方又来了不少忠臣义士,不愿北返而定居莆仙者很多”^①。中原汉人几次南移入闽,带来不同时期的中原汉语方言并且跟当地原有的土著语言结合在一起。

莆仙方言的语音系统体现不同的历史层次,其中既有与中古《切韵》音系相吻合的隋唐古读,又有前《切韵》的秦汉雅音,同时可见《切韵》以后的变异。就文白读而言,文读系统显然比较接近中古汉语的《切韵》系统,白读系统则一部分保存着接近上古汉语的语音,另一部分是中古音系再演变下来的(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历时比较音韵”和第七章第二节“文白异读”)。

(二) 底层百越语遗留

莆仙话中亦有底层民族语言的残留。清边擦音 ɬ 声母即是最重要的体现,其基本对应于闽南话和闽东话的 s 声母,即其他闽方言读为 s 的,莆仙话一般就换读成 ɬ。这个声母在福建较少见,多出现于粤西南和桂南地区。ɬ 声母在今天的壮语、黎语、苗语和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中不乏其例。我国东南和南部的古代民族,统称百越。许多资料表明,这些少数民族是古百越语者的后裔。因此,大部分留存于汉语方言中的 ɬ 声母(包括莆仙方言的 ɬ)应为古代百越族的语音遗留,当然也不排除是后期系统类化的结果(详见第七章第一节“清边擦音 ɬ”)。

这种百越语的底层成分也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上。壮侗语(如壮族、水族、布依族)称“回、次”的动量为 pai⁴⁵³,莆仙话语音、语义相同。又莆仙话称鞋子、筷子、袜子等成双物件之一只、一支为 k^hɔ⁵³³,俗写作“奇”或“戈”,它与壮族(武鸣)、布依族(罗甸)的说法[kal]相吻合。闽语中的一些古越语底层词,“□(傻)”ŋɔŋ¹¹、“□(招手)”ia²⁴、“□(饭煮得熟而不烂)”k^hiu⁴²等在莆仙方言中也同样存在。

语法上,古越语中有一种数词的特殊省略方式,如“一万三千”说“万三”,“一斤一两”说“斤一”等,这种称数法现于包括莆仙方言在内的闽语、吴语、粤语等南方方言。莆仙话与闽语其他方言一样,也存在着特殊的“定语后置现象”,如:布拖(拖布)、侖客(客人)、鸡公(公鸡)。定语后置也

① 福建省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莆田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2646.

是壮侗语的重要的类型特点。

总之,莆仙话在形成过程中确实融合了一些古百越语的语言成分。

(三) 行政区划变革

莆仙方言的形成与行政区划的变革不无关系。游汝杰明确指出,“行政区划和方言区划绝不是一码事,但历史上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划——府或州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往往起到显著作用。在历史上二级行政区长期稳定的地区,现代方言的区划事实上与旧府的辖境关系甚为密切”,“福建方言的区划,与北宋政区也大致对应”^①。“福建在唐初,只有泉(今福州)、丰(今泉州)、建(今建瓯)三州,其后添设漳、汀。唐代莆仙地区隶属丰州(今泉州)。宋初析丰州(今泉州)置兴化军。”^②这正如李如龙所言:“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兴化军到了明清之后改为兴化府。宋代之后,那里的行政管辖已与泉州无关,经济上自成一统,地理上更加接近省城福州,因而与闽东往来更多。莆仙话原本应是和泉州话同类的,后来受到不少福州话的影响,成了一种混合变种的闽方言。”^③

(四) 特殊的地理位置

莆仙话原本隶属于闽南话,其后之所以分化为与闽南话有较大差别的莆仙方言,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地理位置的过渡性。处于闽南和闽东交界地带的莆仙方言实际上是闽南方言与闽东方言交融的产物:一是山川的阻隔使然。木兰溪流域的莆田与仙游两县自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后自成行政区域,行政区的独立为方言的独立创造条件。二是宋以后的数百年来,由于莆仙地区距离省城福州不远,莆仙话不断接受闽东方言的影响,吸收了闽东话的一些成分,从而带有过渡性。

三、莆仙方言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已达成共识:闽语内部复杂的方言面貌是由历史上北方

① 游汝杰.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及吴语的分区问题[C]//游汝杰.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30.

② 朱维幹.福建史稿(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240.

③ 李如龙.福建方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65.

移民入闽的不同路线及闽语内部多山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其实,它还是南北闽语、东西闽语长期碰撞和磨合的结果,这可以从莆仙方言中得到验证。

地理上,由于莆仙方言正处于以福州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和以厦门为中心的南部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形成“似榕非榕、似厦非厦”的特点。如语音上,莆仙方言有撮口呼韵母,多音节字组里后字声母受前字韵尾影响会发生有规律的音变(即声母变化),东片莆田话没有鼻化韵,只有[-ŋ、-ʔ]两个辅音韵尾,这些都跟闽东话基本相同。莆仙方言韵母没有“紧音”和“松音”的差别,文白异读自成两套读音系统,西片仙游话有成套的鼻化韵,这些都跟闽南话十分一致。词汇上,说“狗、茄、芳”不说“犬、紫菜、香”。李如龙、陈章太的《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一文所列的214条词语,其中莆仙话与泉州话(闽南话之一支,靠近莆仙地区)说法相同的有133条,约占62%,与福州话说法相同的只有81条,约占38%^①。莆仙方言的这种现象,是闽东话与闽南话长期碰撞或磨合的结果。

莆仙方言虽然带有许多闽南话或闽东话的特征,但其本身是一个有机系统,并不是两种方言的简单混合,因此其往往有不同于闽南话或闽东话的特点。无论是继承闽南话的成分,还是借用闽东话的成分,都经过系统自身的整合,体现自身独立发展演变的特征。语音上,声母t₁可视为古百越语的遗留和后期类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泥、疑母分别读p、t、k,日母读ts,应是闽南话b、d(l)、g、dz浊塞音清化的结果;部分白读的入声已舒化,阳入白读混入阳平,阴入白读混入阳去。词汇上,管“桌子”叫“床”ts^hŋ²⁴,管花生叫“地生”te¹¹eŋ⁵³³,管美丽叫“𩇛”lau⁴⁵³等,都是莆仙话颇具特色的词语。语法上,AAB式构形法(如:生生动、调调查)、指示代词“者、许”可充当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如:我许读书、门开许),也罕见于邻近的方言。

学术界把莆仙方言独立为闽语次方言,始于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方言调查组的普查把闽方言分为两大方言群五个方言区,两大方言群为闽海方言群和闽中方言群,五大方言区为闽南、闽北、闽东、莆仙、闽中方言区。80年代初,陈章太、李如龙进一步全面论述了把闽语分为五区的语言学根据。此后,五区说影响渐大,还被有关教科书采信。莆仙方言独立为闽语的次方言,得到大家的认可。《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闽语》特设莆仙区,同闽南区、闽东区并立为闽语东三区,与闽中、闽北构成的闽语西二区相对。

① 刘福铸.论莆仙方言的形成和流播[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3(2):37-41.

四、莆仙方言研究概况

对于莆仙方言的研究,早在明代即有人涉猎,如姚旅《露书》和周婴《卮林》中均有关于莆仙方言源于中原古音的考据,但迄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研究尚无明显进展。莆仙方言研究真正出现跨越式的进步,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涌现出宋湖民《由华严字母论莆音与古音之关系》、朱维幹《莆仙方言中的古音旧话》、陈燕堂《莆仙方言叙论》等一批重要的研究者和作品,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发表于莆田几种地方小报的文化副刊上。

20世纪初莆田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资料委员会将这些在“文革”遭到破损的文章重新汇成专辑《莆仙话》面世。论文集基本上收集了民国及以前的莆仙方言研究成果。本书正文16篇,两项附录共9篇。正文除了以上宋湖民、朱维幹、陈燕堂的3种作品外,还有陈燕堂的释数、释器、释宫、释动植物、释天、释亲、释身体、释词等8篇词语考释的文章及其他作品。附录一主要是明代的4种作品,有黄仲昭的《〈八闽通志〉所记莆仙方音》、林有年的《〈嘉靖仙游县志〉所记莆仙方音》、姚旅的《莆语本字》、周婴的《莆中方言》等。附录二是两种台湾资料(兆民的《从古称闽人雀舌谈兴化方言和谚语》和陈玉庆的《莆仙话探源》)。为了让莆仙方言研究爱好者了解1949年以来的国内外莆仙方言研究概况,刘福铸还专门编录《1949年后莆仙方言研究参考资料索引》作为附录刊载于后。

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些在今天看来不免粗陋简单,但它作为莆仙方言研究的最初成果确实也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对后代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并能起到切实的帮助。

20世纪50年代以后,莆仙方言研究进入繁荣期。涌现出林文金、吴启禄、戴庆厦、黄景湖等重要研究者。他们在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单篇论文,包括林文金的《莆田话的实词重叠形式》《莆田话的名词词尾“子”》和《莆田话的物量词》,戴庆厦和吴启禄的《闽语仙游话的变调规律》《闽语仙游话的音变规律》《闽语仙游话的文白异读》^①等。

① 林文金.莆田话的实词重叠形式[J].语文知识,1956(9):48-52;林文金.莆田话的名词词尾“子”[J].中国语文,1957(12):35-36;林文金.莆田话的物量词[J].中国语文,1979(6):445-451;戴庆厦.闽语仙游话的变调规律[J].中国语文,1958(10):485-486;吴启禄,戴庆厦.闽语仙游话的音变规律[J].中国语文,1961(1):25-29;吴启禄,戴庆厦.闽语仙游话的文白异读[J].中国语文,1962(8、9):393-399.

署名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下文简称《概况》)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方言普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大型调查报告^①。其中莆仙方言概况部分主要介绍莆田音系及部分词汇和语法特点,还对莆仙方言的内部差异作简要的概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设有专门章节讨论沿海闽语的共同特点和沿海闽语各区间的差异。这些对本书的研究尤其是莆仙方言的过渡性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由于该书还是讨论稿,因此即使是关于莆仙话内部差异及沿海闽语的异同比较,也还嫌粗糙,而且词汇和语法部分的研究显得过于简略。

这些五六十年的作品,很好地记录了当时的语言现状,对我们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莆仙方言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黄景湖认为当时的莆仙话中有部分阳入白读的喉塞韵尾-ʔ已经脱落,变成阴声韵中的高升调,不同于阳平调,体现在连读变调中,无论其作为上字或是下字均有不同于阳平的变调规律^②。《概况》也把阳入(白)作为首字的二字组变调专列一组,认为其与一般阳平调变调规律有所不同。当前,这种阳入白读音已经混入调型相近的阳平调了,在变调中亦无明显差异。

由于历史原因,70 年代莆仙方言研究成果很少。值得一提的是,中岛干起著的《福建汉语方言基础语汇集》。此书于 1979 年由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语汇集》以日本著名汉学家桥本万太郎编的《方言词汇调查手册》为基础,稍加补充修改而成。全书 353 页,所记的是莆田江口口音,词汇分为 32 类,计 4 000 多个词语和短句,可谓洋洋大观。虽然书中的有些成果在今天看来有些简单,审音和用字也难免疏漏,但该书用英语对照出版,可说是第一次向世界介绍莆仙话的独家著作,其研究成果对后代的莆仙话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莆仙方言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关于沿海闽语内部的异同在李如龙、陈章太的姐妹篇《论闽语的一致性》^③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④中得到再次强调。二文后收录于论文集《闽

①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1962.

② 黄景湖.莆田话的两字连读音变[J].中国语文,1962(11):510-517.

③ 陈章太,李如龙.论闽语的一致性[C]//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1-57.

④ 陈章太,李如龙.论闽语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C]//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58-138.

语研究》。把莆仙话放在整个闽语中加以比较研究,对观察莆仙话与闽语其他方言(尤其是闽南话和福州话)的关系,进行方言比较研究,尤为方便。但仅就莆仙话而言,由于受写作目的和编排方式的限制,内容还不够丰富,如莆仙方言的文白异读、声母类化等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展开,一些最具方言特征的词语和语法特征,由于在其他方言中缺乏对应而不能收录。

20世纪80年代的《莆田方言研究专辑(上、下)》汇集了这个时期莆田方言研究的部分成果。《专辑》包括上下两册共16篇,有些论文重在方言特征的具体研究,如《莆田话的形容词重叠》(黄景湖、欧如蓉)、《莆田话的音变》(宋元模)、《莆田方言本字考》、《莆田方言词法举隅(上)》(胡威)、《莆田话的“头”字研究》(朱源)等;有些重在分析如何利用方言学好普通话,如《莆田文白读音的具体应用》(渊沫)、《莆仙人怎么辨别卷舌音和平舌音》(宋元模)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莆田县志》《莆田市志》《仙游县志》均专辟方言卷对仙游、莆田两县的城关方言面貌作简要的介绍。李如龙的《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对仙游城关话有较详细的报告^①。

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和专著值得注意:刘福铸的《论莆仙方言的形成与流播》具体阐述了莆仙方言的形成与人口迁移、民族融合和地理阻隔的关系^②。他的专著《莆仙方言熟语歌谣》内容涵盖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和儿童歌谣^③。这是第一次把莆仙方言熟语歌谣合并编选并附评注,为莆仙方言研究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语料。

叶宝奎《莆仙方言边擦音初探》探讨了莆仙话边擦音ɬ的来源,至今有重要的参考意义^④。台湾学者曹逢甫、刘秀雪的《音韵规则的转换——以莆仙方言为例谈语言接触》等系列论文借用优选论分析莆仙方言音韵现象的独特性。黄金洪的《仙游话特色词初探》是专文讨论莆仙方言特色词的最初尝试。文中“特色词”的概念相对宽泛,与我们认为的方言特色词必须是构词能力强的常用字的一般看法稍有不同。

戴黎刚分析莆仙话圣经《新约全书附诗篇》的音系,归纳出一百年前的

① 李如龙.福建县志方言志12种[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② 刘福铸.论莆仙方言的形成与流播[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1993(2):37-41.

③ 刘福铸.莆仙方言熟语歌谣[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④ 叶宝奎.莆仙方言边擦音初探[C]//丁帮新,张双庆.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2:291-296.